

醫學人文



亞奇利斯
(右)自奇命處
學得緊急救護。圖為他
為派特爾克拉斯包紮傷口
原圖見紀元前五世紀的瓶繪

Disease and Art

—疾病所穿著的色彩和線條

美香譯

Disease and Music

—穿梭在情節中的病魔

旗均譯

Disease and Literature

—優美的旋律是特殊的處方

韶音譯

譯自“*Civilization and Disease*”
Henry.E. Sigerist.

*the Johns Hopkins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DISEASE and ART

——疾病所穿著的色彩和線條

美香譯

疾病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它有一個緩慢漸進或突發式的開始，經過孕育成長，達到最高點，最後以復原或死亡作為結束。疾病，因此可用文字描述出來。它是一個具有高度史實性並兼具戲劇性的題材，但是那些嗜談將疾病表現在圖畫和雕刻上的藝術家，却受到極大的事實限制，就是他們只能重現疾病過程中的一個片斷。

一、大量代表不同類疾病的肖像

融合文學與藝術的電影也適時地扮演了描繪疾病的角色，幾部有趣的電影已經依此同樣的功能拍成，例如，瑞典的永恆的面具。然而，只要電影界把這種電影當作提供廉價娛樂為唯一目的時，我們便無法奢望太多。不過，我們可以想到一些不尋常的題材，例如一個人在他生命頂盛時感染了疾病以後而產生幻想狂熱，一個染患譫妄震顫的病人，將製造任何何謀殺故事更多的恐怖，也將作為防止酗酒的有效宣傳。

藝術家為什麼將疾病描繪在圖畫上？理由是因畫像一直被需求。人們希望自己的容貌可以為親戚和朋友，以及為財富而重現出來。當然，藝術家不會去描繪一個正染患急性病症者的肖像，但是，他一他的對像剛好患有慢性疾病，或是殘障者時，這個人的病狀也不得不顯示出來。我們現在擁有大量代表不同種類疾病的肖像。例如西元前二

千七百年左右，埃及人齊諾姆·霍特普——管理皇室衣櫥的侏儒，在開羅博物館的那座雕像確切地顯示出他的狀況是因軟骨發育不良所致。十八世紀王朝的教士，他的墓碑像顯示右腿嚴重萎縮。這種萎縮現象經常發生在小兒麻痺症形成期間，但也可能起因於神經系統的毛病。因此當你要根據藝術作品來判斷病症時必須非常謹慎，藝術家也許可將題材栩栩如生地描繪出來，然而除非這些肉眼可見的症狀極具特徵，否則只能算是一個臨時診斷罷了。不過這臨時診斷也相當需要的，尤其是在文字記載的醫學文件缺如的時期，早期的藝術品就頗具這項功能；一幅畫或一尊雕像可能成為得知當時流行某種病的唯一線索。因此，雖然古埃及文獻中沒有關於肺病的病情描述，但我們由留下來的藝術品中確定古埃及及有人生過肺病。從一個非常瘦弱、駝背的男子墓碑像中，我們可推測他很可能感染了肺病的一種——帕特氏疾（Pott's disease）。相同的從其他例子也可以看出疾病的種類。從顯微鏡觀察埃及木乃伊，發現有脊椎骨生膿瘡的痕跡，因此這種病症可以確立無疑了。

人像畫家當然不會刻意描繪病人異常之處，但是當病況反應在臉部的時候，也就自然在畫上了。畫家路卡斯所畫的西班牙斐迪南人像畫，就是一個腺狀腫影響容貌的絕佳圖例。十七世紀時感染鼻子的鼻贅疣（rhinophyma）硬鼻症（rhinoscleroma）曾被當時不同畫派的畫家生動地表現在畫布上。一尊寫實的肖像，甚致能將不會改變身體外表的內因疾病顯示出來。所以說在拿破崙的生理醫生柯爾維薩特（Corvisart）的軼聞裏提到，他曾經在觀看一幅畫像時說：「要是畫裏的人就是他本人平常的樣子，我確信他是因心臟病而死的」這絕非誇張之辭。

傳統的聖經故事和教會典故提供給藝術家不少病患的形象，如耶穌治病的事蹟中有瞎子、跛腳、癱瘓病人、精神幻想者，及其他所有求醫於耶穌的病患。除了耶穌本人，他的使徒及所有的聖徒都有過奇蹟般的治療。

一旦宗教故事成為藝術家主要靈感泉源後，治療病人

矯正脫位的下顎 (From Aparonins of kitiam,
9th ~ 10th century)



的體裁成為流行的主題，他所畫的就是他周遭觀察到的病人。

自從許多聖徒扮演人們生病時的醫藥媒姆以來，他們遂以治療病人的姿態出現，或是以其所精通的病理為特徵出現在藝術品中。聖洛奇經常指著自己受鼠疫感染的淋巴腺腫；聖拉塞路斯被畫成麻瘋病人；還有一生奉獻藥理工作的聖伊莉沙白，很多她在照顧麻瘋病人時的景像出現在畫及雕刻中。人們往往被圖畫中的情境感動而祈禱，乞求聖者降福並堅定他們的信仰。中世紀時期，將貧窮和疾病的治療視為靈魂的拯救。因此，照顧病人與窮人如此受人讚揚，以致於中世紀的藝術作品中常見乞丐、跛腳、及兼具心理、生理疾病患者。

中古藝術家喜歡以耶穌或聖徒之驅魔事蹟為題材，且一直持續到後來。魔鬼突然跳離一位舉止狂亂、神智不清的病人身體，實在是一件極為神奇的治蹟。精神病患者發狂時被扣上銬鏈；藝術家為了刻劃病人瘋狂狀態，通常在畫中人物加上鐵鏈或由幾個人合力抓著。精神病患的治療有二：一為觸摸病人或進一步驅走附身的邪魔。因此畫布所呈現的就是聖徒邊將手放在病人身上，邊唸神奇符語。更原始的方法也曾被使用，如十四世紀三明尼亞多的一幅壁畫中告訴我們的就是聖貝尼克特為驅走附身於和尚的魔鬼，不惜施以鞭打。

中世紀時代為了強調治療成果，往往誇張地將魔鬼畫成從病人的嘴巴和頭頂飛出。五、六世紀的魔鬼具有雙翼人形的形像，或為鳥類形狀這與希臘人心目中的靈魂近似。自從魔鬼取代了希臘半人半羊的牧神形像之後，變得更加為猙獰恐怖一被加上腳蹄、頭角、尾巴和蝙蝠翅膀。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魔鬼的形像可能繼續出現在圖畫中，但不再以逃離病人身體的姿態出現，為的是它將破壞畫面設計。代之而起的是魔鬼飛過空中或退居畫面一角，從而進入地獄之門。然而，通常病人的劇烈痛苦扭曲却將具有決定性的治療過程顯化出來。

將這種景象表現在戲劇裏的人，要屬巴洛克時期的畫

家們最典型。曾經是比利時安特衛普城內耶穌會會員的魯賓斯，遺下二幅巨畫及部份草圖，畫中聖伊格那修主教正試圖驅逐魔鬼使死亡的小孩復活。一幅收藏在維也納的圖畫尤具戲劇性，它使因衆子復活而顯得安祥、幸福的母親與被魔鬼附著的驅體的痛苦扭曲形成強烈對比。同樣地，一幅珍藏在布魯塞爾博物館的約達恩作品，聖馬為病人驅魔時，聖徒爆發的安祥靜謐；羅馬地方總督未相信奇蹟前所顯現的強烈好奇心；及一個由四個壯漢勉強抓住的精神病患所表露的痙攣，相互交織，形成頗具戲劇性的對比。

彼得布魯赫魯有關舞蹈狂亂症的圖，代表著不同的風格，此舞蹈症或聖維他斯舞蹈症很明顯的是一種群體歇斯底里。十四、十五世紀之間曾經流行在萊茵河畔一帶，當時數以百計的婦人與男子突然興起怪異的瘋狂舉動一在前往聖維他斯廟或聖威利伯洛廟朝聖的途中，每個人均情不自禁地隨風笛音樂而舞，他們被視為魔鬼附身。這種舞蹈狂亂症經常發生，甚至到十五世紀之後還有，為紀念這件事件，每年聖靈降臨臨週後的星期二在艾特那猶有紀念儀式。布魯赫想必親眼看到當時的景象，他畫出三個病人，女子居中，男子各在一旁，各隨著舞步前進，一付沈醉般的神態。

我們在前面提過，聖徒們並非唯一的神奇醫者，英、法國王也曾經扮演過這樣的角色，尤以醫治瘰癧病 (scrofula) 而言，很明顯地，雖然藝術家不會錯過奉承阿諛以示忠貞的機會，但仍有更多的圖畫未曾表現這個主題。究其原因乃受宮庭禮儀所限，不過伯那特歐利的畫仍然是這個主題的代表，畫中一位法國國王正對一病人施抹油膏，其餘病人排隊等候，畫家既然沒有瘰癧病症的經驗，他僅能將這種病人畫成具有瘰癧病的特徵。



醫生和病人 (painting by Jan Steer)

托比亞的故事亦經常成為圖畫題材。一次他臥於牆邊睡覺之時，牆頂燕窩內的排泄物剛好掉進他的眼睛，於是就像曾經被上帝試探的約伯一樣變成瞎子。但天使拉斐爾白托比亞之子透露，魚膽可以恢復他父親的視力。「於是年輕的托比亞取來魚膽放在父親的眼睛上，大約一個半小時之後，像蛋殼般的東西自父親的眼裏排出，年輕的托比亞將其拭去之後，父親立即重現光明了。」

另有瑞姆布蘭特的蝕刻作品以托比亞尚未治癒前的景象為題一隅眼的父親聽到兒子的腳步聲，急忙起身迎接，因眼瞎以致錯過兒子進屋的門。但大部份的作品均以兒子治父親的景象為題一年輕的托比亞將魚膽塗抹在父親的眼睛上，或者除去父親眼上的蛻皮，正如眼科醫師治療白內障病人一樣。

最後一幕我想提及與上面有連帶關係的一幕，就是畫家取自聖經故事中婦人生產的情景。毫無疑問地，耶穌誕生具有奇蹟般的典故，而安娜生瑪麗的故事就稍嫌平常了。這些圖畫使我們看到不同時期的產房形式，產婦臨盆的情景，助產生如何幫忙，並看到為出生兒所準備的澡盆，以及大家所視為當然而甚少記載於書本上的細節。

以聖經故事和教會傳統作為繪畫題材的慾望正是長久以來將病人融合於藝術品中的主要因素。至於疾病的病況也許單獨或由於其他多種因素而出現在圖畫中，例如被詛咒的麻瘋病，由於會產生瘟疫般的大災禍，遂激發了藝術家的想像力。

我們幾乎在這本書的每一章都提到上面兩種病症，實非偶然。因這兩種病症，破壞人類健康達數世紀之久，而影響了文化各層面的發展，麻瘋病的徵狀是肉眼可見的，它侵犯人的皮膚、臉部及四肢，一旦病人染上之後，被侵犯部位將日漸腐爛，最後耗盡生命。藝術家因深受如此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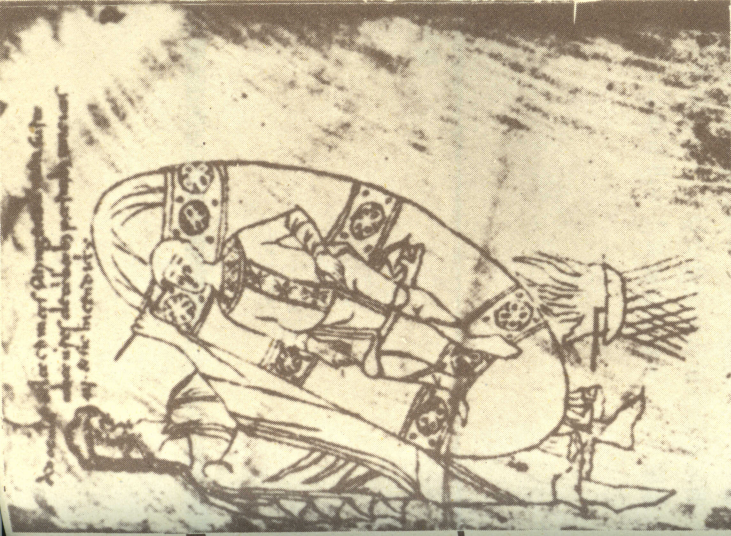
怖震撼，遂產生描繪人生黑暗的衝動。事實上更因為麻瘋病人的殘酷命運注定其一生悲劇，使得他們成為無數作品中的主題。歐卡格那的死亡勝利畫中，死亡，另一個長著翅膀的醜陋動物，在比薩它正飛離一群可憐的麻瘋病人，準備飛到另一群生命煥發，徜徉於歌舞歡樂之中，不知死之將至的青年男女身旁。儘管這些麻瘋病人伸著開始腐爛並像爪子般的雙手向死亡求助，死亡却未加理睬，他們的不幸只好注定，繼續伴其餘生。

一幅收藏在巴塞隆博物館內的尼克勞斯曼紐爾的作品，戲劇成份雖不高，但它所包含的悲劇色彩却顯而易見。畫中最前面的是一位盛裝的婦人，她看似身體健康，其實其左臂上方却生有瘤狀之物，亦即麻瘋病症的前兆，她的身後站著一位瘦弱的男人，雙腿患象牙腫，手臂腐爛，臉形歪曲猶如典型的獅子臉，正象徵著麻瘋病的前兆與末期。當我們看到那位年輕婦女未來的命運不禁引起顫慄。

病狀嚴重的病人絕非是藝術家所喜歡的體裁，急症病人也不例外，甚至連病房也儘量被人避開。我們已經知道圖畫上的聖洛克通常被畫成鼠蹊部長瘤腫，但充其量也不過是一種象徵和屬性而已。除此以外，聖人絕不會以染上不治之症的姿態出現。即使拉斐爾，特別是巴洛克時期的藝術家畫過瘟疫作品，作品所表現的也只屬於集體性畫面一即見人死於街上，旁觀者驚嚇而逃。這類圖畫所表現的已不完全是外表的生理病狀，乃包括了社會、心理方面的問題。

瘟疫對藝術的影響鉅大且深，然而却表現在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形式上，瘟疫本身是一個非常強烈的刺激；當地發生瘟疫時，當地必有某些建設。在瘟疫肆虐時期，人們對神明發誓，一旦瘟疫結束，必為聖塞巴斯廷恩和聖洛克建造一如威尼斯內聖瑪麗的祭壇。遍佈在歐洲的巴洛克式教堂都是在當時的誓言下建成的。奧國境內的石碑、石柱 Pestsaulen，即建於瘟疫流行之時。最著名的是維也納一個獻給三位一體的石碑，是艾拉克為履行在西元1679年瘟疫流行時所立下的誓言，而於西元1687至1693年

中世紀的燒灼治療法



之間按劇院工程師兼建築師，伯納錫尼（Burnacini）的草圖所建的。在巴丹及其他奧國城鎮可看到這類石碑，它們是屬於德國南部巴洛克產物中極為生動突出的代表之一。

藝術家除了採用痲瘋、瘟疫兩種題材之外，亦不忽略其他造成人體異常現象的病例。維拉斯魁和其他西班牙畫家儘管總是憑想像才畫出白痴病人，亦不因此感到厭倦，又因繪畫入微；有時他的作品甚至可以真正作為白痴病症的診斷依據。十七世紀的荷蘭畫家熱衷於重現日常生活的歡樂與痛苦。他們的畫裏充滿著豐富食物、烈酒、歌舞、宴樂及鬭拳。身患疾病也絕不以嚴肅的氣氛表現在畫裏。翰史汀、蓋布瑞爾梅楚，及其他許多畫家通常以面色蒼白的婦女為其畫中人物。醫生似乎專心為病人按脈、驗尿。你絕對無法確定那婦人是患有萎黃病、憂鬱症等疾病或是為愛情所苦。諸如此類作品頗具諷刺性，例如阿德瑞恩的作品有病人吃葯時誇張的痛苦表情，也有魔鬼拔牙時的可憐相。從以上這些畫一系列的發展出何格爾和羅蘭遜的尖刻諷刺的畫風。貪婪的醫生總是利用病人的痛苦以自肥，好諷刺的藝術家使探同樣對付奸滑的律師和其他行業的人一樣的手腕來攻擊敵人。這類作品中的病人都患有浮腫症、痛風及其他疾病的胖瘦型人物。不過真正成為攻擊目標的還是醫生。

當一個病人被醫神艾斯克力匹爾治癒之後，他會時常入廟朝貢以示謝意，有錢的人往往擁有著名藝術家所作的巨型大理石浮雕，浮雕上的神有時只有一位，有時加上陪侍的子女健康之神海吉爾。在神的前面，有形象較小的家人和端著禮物的僕人，有時整個治療過程也會出現在作品中。一座座雅典浮雕上病人躺在長板凳枕著枕頭睡覺。拄著木杖的神站在他的身旁，其中一個僕人在他的頭上動手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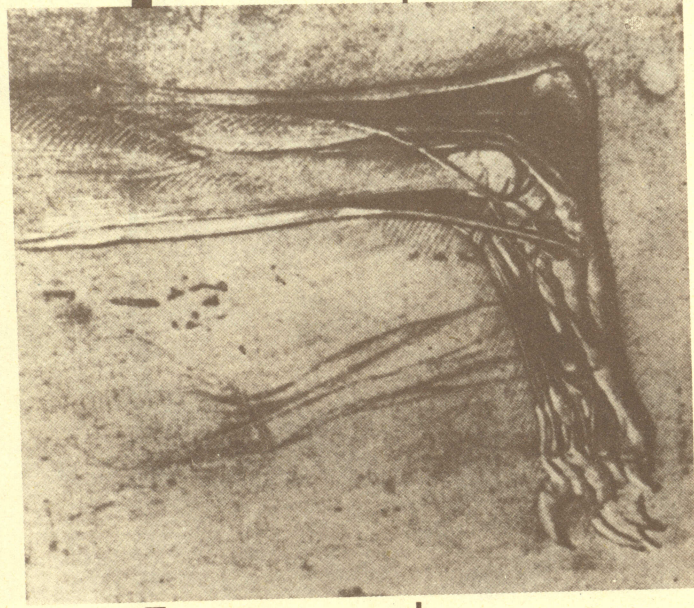
。這個病人所夢見的情景，也許就是醫療的真實情景。

較不富裕的病人更無法奉如此奢華的禮物，他們僅將被侵染的身體部位如頭、眼、胸、腸、四肢等作成雕刻品供奉。按照現代解剖觀點，這些雕刻品其實是粗糙，不自然的，但當時却大量製造，並售於寺廟附近的商店。此類供物也有金、銀製品，而且寺廟曾製目錄專門保存這些貴重禮物。在雅典神醫的寺廟裏便有一碑文記載著一百件以上的眼睛雕刻品為供物。多數由貴重金屬做成的供物已遺失多時，原因是非常明顯的；但數以千計的大理石供物仍然保存著，並可見之於每一個收藏希羅時代作品的博物館中。它們散佈在古老世界，不僅醫神的寺廟裏同時其餘各神寺廟中均可見之。意大利伊特拉坎古王國地區的發掘物中便有許多代表作品。

二、給醫神的供品中通常是生病的器官

這章所提到特別有趣的是給醫神的供品中，通常是生病的器官而不是正常的器官。這些粗糙的供品僅僅指出腫瘤或潰瘍，但其他非常精製的必定是特地為某一個病人所作。雅典阿斯克廟中的一項供物，很明顯的是一個病人拿著一隻靜脈腫的大腿，其餘如皮膚腐爛，手指變形，和其他病狀都會以類似方法做成供物。

奉獻供物給寺廟的習俗，使沒落的古文明得以重振，既而被基督教教會承接下來。基督徒們仿效以前異教徒，到教堂祈祝健康並復元之後捐贈供物。我們仍可在今日的教堂中見到。所費較廉的是蠟製的心臟、肺、眼、腿等作品。在阿爾卑斯區的國家，蟾蜍代表子宮。白色或紅色的蟾蜍常被那些患癌症或脫離不孕期的婦女作為供奉之物。另有其他如刺繡或油畫的作品成為供物；作品內病人躺



在牀上或在突發意外事件時，若無聖徒的挽救，則必死無疑。它們是通俗藝術的純真表現。

由於通俗工藝品具有特殊時代價值，而使古秘魯之器皿得以流傳至今。Huacos 是一種印加族常使用的陶製酒器，印加族，像埃及人一樣，認為人死後仍需要這些器皿，故使其隨死者同葬。因此在古墓穴所發現的數百件器皿，便可知是這種陶製樣品，在今日的博物館內可看到。這種陶製酒器代表著人類生命體的各部份。有些是美麗的人頭、有些是完整的人形。有些塑造的是特殊景象如嬰兒的誕生，其他更是將各種病症描繪得淋漓盡至，彷彿藝術家對這種異常性的興趣是與生俱有的。在柏林人種學博物館的收藏品之間，我曾研究過一個陶製酒器，是一個人患有面部痲痺，而且在他搔抓身體之時，全身佈滿紅疹。其他作品展示臉部嚴重潰瘍，令人聯想到狼瘡或梅毒。諸如盲人、殘障、及死亡陰影繪入陶器之類的作品，雖令人毛骨悚然，却顯示出當時敏銳的觀察力。

三、藝術家可能比醫生看得多

另外附帶說明一種能表現藝術同時亦能反映當時風格的醫學插圖。若無藝術家的參與，解剖學絕不可能興起。李爾納多的解剖圖是我首先聯想到的，但並不是唯一的。許多著名和無名的插圖畫家對醫葯科學真正的貢獻超過平常人所能想像得到的。文藝復興時期並非一個專門主義盛行的時代。這時人體組織已漸演變成一門被探研的新學問。無可否認，醫學界人士擁有較豐富的書本知識，但是真正具有影響力的卻是李爾納多所謂的 saper vedere 即藝術家可能比醫生看的還多。若無卡爾卡藝術家的協助，維沙利斯的成果將令人難以想像，他們兩人的名字總是並列

出現，而即使在以後幾世紀中，我們仍不停地聽到有關醫學家如何仰賴藝術家的幫助，自哈勒和他的插圖畫家到郝爾德凱利和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內創立一所極負盛名的學院的馬克斯柏洛德爾，都是這所學院曾在半世紀之間替美國培養出不少插圖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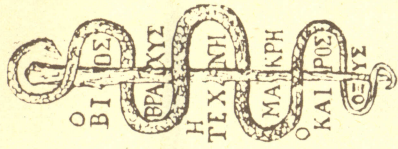
由於解剖構造藉助插圖之後較文字之說明來得清晰明瞭，使得解剖學較其他醫學範疇更需要利用插圖。而其他醫學科目需要插圖也很早就被注意到西元前一世紀，西提姆的阿波羅尼斯在評論一篇關於關節結合的醫師論文時，便使用許多插圖以說明種種不同關節不正的復位方法。同一世紀內，植物誌也以插圖示之。即使當時還沒有植物學的統一命名方法，而且植物命名也因國家、區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方式，圖片的使用因而成為共同辨認的有效方法。西元二世紀，希臘醫生，梭羅那斯，寫了一篇有關外科手術服裝出欄的論文，因有了插圖的配合說明，使得原文獲得更清楚的了解。

(1)用圖片說明比書本文字容易得多

中古時代的外科書籍通常有插圖說明。用圖片來說明燒灼的應用和靜脈切開術的執行要比書本文字的說明容易得多。自十七世紀以來，隨著病理解剖的發展，圖片的需要，證明它似乎就是正常解剖學發展下的必然產物。當醫生們開始從事區別更多皮膚病的工作時，不可能不靠藝術家的幫忙。用文字清楚地描述發疹是極端困難的事，然而，一張彩色圖片將立即顯示它的涵意。沒有藝術家的合作，許多新的診斷方法將無法出現。醫生經由檢目鏡、驗尿器、胃視鏡及其他類似儀器所看到的，必須繪成圖片以達到教學目的。X射綫檢驗便完全屬於圖片式的。

(2)小手術在影片中更有更清楚的示範

今日的攝影家在許多方面來說，已取代了藝術家的位置，而且彩色照相的運用，使得非常逼真的圖片產生了。電影在醫學教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像開眼睛時這類小型



梵谷的自畫像



手術，可以在彩色影片中作出較手術房更好的示範。

相機鏡頭忠實地將景物完全記錄下來，所以，無可否認地，照相技術的應用在醫學插圖上具有極大的優點。不過，相對地它也有缺點，“重要的東西受到重視，而不重要的便可忽視”，雖然這並不能一直作為指引光明的真理，但照相術在它完全忠實自然的原則下，有時過多的細節反而造成混淆。縱使如此，醫學插圖仍然是需要，尤其對那些含有教導功能的書籍刊物而言，更是如此。

1921年，德國精神病學家漢斯，出版一本極為有趣的書，取名為“Bildnerei der Geisteskranken，ein Beitrag zur Psychologic und Psychopathologic der Gestaltung”。他當時在海德堡精神病診所工作，並檢視數千件精神病病人。及特別是患有類呆症者的繪畫、素描、雕刻作品。

衆所皆知，我們可藉工作、說話、寫字、舞蹈或其他動作來表現自己，也可以拿一枝鉛筆任意地畫出那些似乎不代表任何意見的直線與曲線。事實上，這些線條並不是無意義的，只是反映出一種精神狀態，而且這些圖畫的分析提供對個體心智了解的線索，就像其他表達動作的分析一樣。一個人可能在隨意塗抹的舉動中顯示無意義傾向，就像他不在意地談話或在說夢話之時一樣。

檢視這些類呆病人圖畫及雕刻作品，可以發現這些未曾受過藝術修養訓練的精神異常病人，確實創造出具有藝術價值的作品。更有趣的發現是，許多這樣的圖畫在風格及概念表達上相似於歷史上某一個特定時期的作品。在某些情況來說，個體的過去經驗與記錄可以解釋這種現象。然而，其他情況很有可能是在病人異常下其心智過程回到原始型態，因此他所表達的藝術顯示出更為原始的風格。另外，在兒童的圖畫裏也作過類似的觀察。檢視這些圖畫在醫學上是重要的，它幫助我們去了解病人的心理，而且在精神分析家正廣泛地利用這種方法。但是它在藝術界也佔有重要地位，因為它替創造性的藝術範疇開拓下了在機械論方面的一線光明。

(3) 梵谷、格瑞哥、渥特奧

疾病的發生必然造就藝術家。它可以解除壓抑，改變價值觀，以及抒發過去潛藏的力量。當一個藝術家患有精神異常時，病狀很明顯地會反映在他的創作中。梵谷便是一個典型例子，目前有一些關於他的病症特質的爭論，他不僅染上酒癮，也受到強烈地幻覺侵擾，導致隨之而來的健忘症。在一次發病當中，他割掉了一隻耳朵，另一次却殺了自己。縱然沒有關於他一生的資料，他的自畫像是為觀察其心智紊亂的工具，法國精神病學家們通常同意他患有一種屬於癲癇症性病，但不具典型癲癇病人慣有的抽搐。雅士培認為是早老性痴呆症，克雷斯特和其他人則認為是所謂的 Episodische Dummerzustaude 當我們研究他的作品系列，從早期到“黑鳥”之作時，可以一步步探知他的天才橫溢——和疾病的關係。

慢性生理疾病也可能影響藝術家的創作力。據說格瑞哥因患有散光而造成他的身材扭曲。換句話說，他一定是以那雙在器官功能上異於常人的眼睛去看大自然和他的作品所造成的結果。

疾病可能影響藝術家對畫題的選擇，畫家渥特奧一生受肺炎之患，他所畫的許多愉快地嬉戲的文雅淑女，義大利喜劇演員，及軍人，可能都表現著一個人受無情地摒棄而正極力渴求生命，和病人已知未來注定的命運所作的發洩。

嚴重的疾病往往影響人的一生。當死亡逐漸逼近，它帶人類如許深刻的震撼，藝術家敏於他的所感，對於如是的經驗不得不做出強烈的反應了。